

## 偏偏遇见你

## ■ 远之

生活就是这样,总是由许许多多的偶然连接而成。

就在前不久,因工作缘故,偶然去了趟鹰城——平顶山。而入住的地点,恰巧又与白龟湖国家湿地公园相邻。当地朋友热情地张罗:“来得正好,可以去看看红嘴鸥!”

平顶山,于我并不陌生,早在上中学时的地理课本中,算是已经认识;这里,有我国上世纪50年代开发的优质大型煤田。由此,可以毫不夸张地说,平顶山这座城,就是因煤而建,因煤而兴。我是头一次来平顶山。由于事前并不知晓行程,因而,完全出乎我的意料。从这个角度来讲,不知算不算偶然?

就在到达的次日用过早饭后,婉谢朋友相陪,我便独自一人沿着湖边步道,自西而东,向朋友指点的观鸟台方位进发。在前方不远处的湖边灯塔附近,依稀可见有人影晃动,连同粼粼波光,一同沐浴在冬日早晨的清爽里。那里,便是观鸟台所在。

滨湖步道,左手边是公路,右手边是湖面。此时的鹰城,虽说时序接近三九,但仍然有不少绿植在晨风中婆娑,望上去绿意盈盈。走着走着,竟发现有一两种不知名的花朵,嫣然隐列其中。这段走起来不算很长的步道,其间点缀以亲水木栈道、广场和公园,不时有不知名的鸟在树上鸣叫,或在湖面起落,正可谓:一步一景,景景新鲜。感觉没走多久,观鸟台就到了。

听当地朋友讲,近期,由于白龟湖整治施工,湖面下降回撤了不少。所谓的观鸟台,其实就是裸露出来地势较高的一处湖底与湖水的连接处。湖边并排停放着四五只铁制小船,于是,便不时有游人立在船头拍照,或向空中抛投专门用来喂鸟的小鱼小虾或鸡粮——在刚才经过的公路边上,就有摆卖的,想必是从附近水域里捕捞上来的,装在一只只塑料小桶或塑料袋中。

这是我头一次走近红嘴鸥。看上去,身体白色的羽毛,包括黑色的尾羽,是那样的干净纯粹、不染纤尘,在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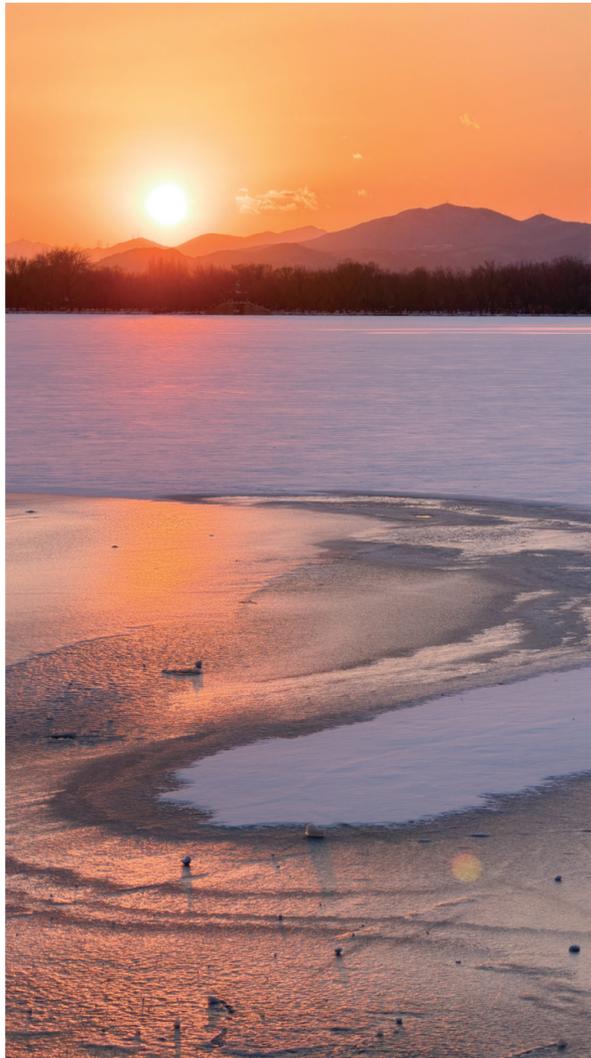
水里或空中又是那样的神态自然、不惊不恐。人们拍照、投抛鸡粮或是立在船头、岸边发出大声的“噢—噢—噢”的呼喊,尽管近在咫尺,它们依然自管自顾地在水中游弋、觅食或嬉戏,就在船头,就在人们的脚下,就在低空盘旋。等到瞅准抛至空中的食物时,就迅疾地在空中用嘴叨住,又总是那样的准确无误。这些聪明的有灵性的小精灵,一点也不认生、不畏怯,好像打心眼儿里愿意亲近远道而来的人们,仿佛它们才是这里真正的主人。仔细观察,你还会发现,在红嘴鸥占绝大多数的水鸟中间,也不时混杂着几只黑色或杂色的不知名的水鸟,甚至为抢食或争夺地盘,而“叽叽喳喳”地扑打着翅膀发生驱赶群战。这时,也有类似鹭鸶一类长颈长喙的水鸟,静静地立在不远处的晨光里,冷眼旁观。此刻,眼前的水里,头顶的空中,以及目力所及的湖中小岛之上,到处都是美丽的白色精灵的身影。在冉冉升起的金色阳光里,人和鸟,脚下的水与远方的山,还有不远处的城,已然融为和谐的一体。

出发前,曾听朋友引以为傲地介绍,红嘴鸥来自白龟湖越冬,也只是近些年的事情。作为迁徙的候鸟,这些红嘴鸥来自遥远的西伯利亚,每年11月至次年3月左右,选择在这里过冬,应该与这座城市的环境,特别是与白龟湖越来越好的生态息息相关。

在结束工作的早餐后闲暇,当地朋友娓娓道来这些年鹰城的变化。作为典型的资源型工矿城市,这座城市同样面对着转型的难题和考验。面对困难与挑战,这座城市迎难而上,向难而新,全力抢抓机遇,主动进行产业升级改造和创新发展。朋友说:“再难,也得往前走,你别无选择,更没有退路……”从她轻柔而自信的话语里,不难听得出:跨过这道坎儿,前面,就是一片广阔新天地!

如果说冬天到白龟湖来观赏红嘴鸥,正成为鹰城一张文旅新名片的话,那么,在这名片之新的背后,不正映射出一座城向新而行的华丽转身么!

(作者单位:国家统计局河北调查总队)



## 残雪映霞

刘柳 摄

## 花影入清波

邵薇薇 摄



## 兴国的山

## ■ 黄德思

兴国多山。雩山支脉绵延全境,山连着山,岭连着岭,层峦叠嶂,一望无垠。山在这里,不只是风景,更是烟火日子,是淳朴人心,是一辈辈人踏出来的人生路。

我在统计调查岗位上的一晃已是四十年。年轻时看山,只觉山高路远,坡陡难行;如今再望兴国的山,看见的是草木生机,是人间烟火,是一个个脚印走出来的踏实与坦荡。

兴国的山,宽厚而包容。山不语,却承载岁月、容纳辛劳,也包容着我们这些常年奔走在基层的统计调查人。我还记得第一次随同事上山调查,前往覆笕山脚下的村落核算粮食产量。那时山路崎岖、雨后泥滑,我们踩着草叶、攀着枝藤,深一脚浅一脚地向上攀登。为了一块田的面积,要翻过好几道山梁。饿了,啃几口自带的干粮;渴了,掬一捧山涧清泉;累了,便倚在松树下稍作歇息。山风轻拂、云雾绕林,一身疲惫也随之消散。每到一户人家,老乡总会热情相迎,端上一碗热气腾腾的擂茶。茶香醇厚,人心质朴——大山养人,这里的人,便有了山一般的胸襟与厚道。

兴国的山,沉默而坚韧。这片红色热土,是闻名遐迩的“将军县”。山见过风雨洗礼,见过坚守担当,更见证了一代又一代人不屈不挠的风骨。春寒料峭,我们踏着残雪察看秧苗,寒风扑面,山上青松依旧傲然挺立;夏日炎炎,奔走在稻

田之中,衣衫湿了又干,干了又湿,总有绿荫送来一片清凉;秋高气爽,稻浪翻滚,油茶垂实,我们把丰收景象一笔一笔记在本子上;冬日山静,天寒地冻,仍要上山察看作物越冬情况,四下寂静,只听得脚步声与笔尖沙沙作响。工作难免繁琐,也常有疲惫,偶有不被理解之时,一走进这片大山,心就安定了。山不声张,却给人底气;做人要实,做事要真。

兴国的山,写满坚守。这些年,我几乎走遍了兴国的山山水水。在长冈乡,循着老一辈统计调查人的足迹,逐户走访、逐块察看;在均福山,核实高山萝卜种植、油茶收成,看着山里产业渐兴、乡亲日子渐好;在偏远村落,耐心向老表解释,唯有数据如实上报,心里才踏实安稳。常年奔走山间,手粗糙了,脸晒黑了,心却愈发笃定。统计调查人,守的就是这份求真务实,求的就是这份问心无愧。

如今,我即将告别工作岗位,心中最放不下的,还是这片山。忘不了春日覆笕山漫山杜鹃,夏日均福山徐徐清风,秋日大乌山下金黄稻浪,冬日枝头凝霜的茶树。更忘不了山里的人:引路的村干部,烧水递茶的老表,当年喊我“老黄”的娃娃已成家立业,他们的孩子,又在甜甜地喊我“黄爷爷”。

窗外青山,又添新绿。我带着新来的年轻同事,再一次走进群山。山,还是那座沉稳厚重的山;人,还是那般赤诚朴实的心。

(作者单位:国家统计局兴国调查队)



## 花开迎春

李辉 作

## 山城年韵

## ■ 梁生敏

豫西卢氏县城,群山环抱,洛水萦带。崤山、熊耳、伏牛三山在此交汇,秦晋楚古风交融共生。一进腊月,这座秦岭余脉间的山城,便缓缓铺开一幅绵延两月的年俗长卷——这里的年味,比都市多了古朴,较乡野添了丰盈。

腊月是年的序曲。初五过“五豆”节,灶上飘起五豆饭的香。红豆、绿豆、黄豆、黑豆、眉豆在釜中咕嘟,加一撮玉米糝、一勺碱面,熬至胶糊,配山里酸菜或炒萝卜丁拌豆腐,最是可口。

“腊八”别处喝粥,山城偏吃饺子。面团在妇女手中一捏一挤,便成元宝状。最特别的是那碗酸辣汤——老陈醋打底,撒山椒粉,缀完姜末、芝麻盐,饺子在红汤中沉浮。游子归乡,总要先来一碗,仿佛这一口下去,才算真回了家。

二十三祭灶,供品是特制的“祭灶坨”——将芝麻、花生、核桃碎融进麦芽糖,压成圆坨,取“圆满粘缠”之意。二十四扫尘,二十五做豆腐。官坡镇的浆水豆腐,选用本地优质黄豆和山泉水,经石磨研磨,豆香醇厚,蘸生辣蒜水趁热吃,特别过瘾。二十六蒸馍,白馍、枣花、菜包、豆包,笼屉叠得老高。二十八、九煮肉、炸油货,厨灶的蒸汽氤氲了窗棂。

除夕,春联鲜红,门神威武。有中堂的人家请出家谱轴子,奉上牌位,祭祀祖先,谓之“接灵”。守岁之夜,暖气与电视齐开,老人讲古,孩童嬉闹,子夜鞭炮炸响,新岁降临。

正月是年的高潮。初一饺子,初五“破五”还要再吃一顿。这天也要“送五穷”,将初一积攒的垃圾倒于十字路口。十五元宵,“送灯”最为庄重——黄昏时分,家家提面灯、萝卜灯走向祖坟。点点灯火在暮色山野间蜿蜒如星河落地。那几日,出嫁的闺女能收到娘家“送十五”的枣花馍,有牡丹、鲤鱼、玉兔等造型,面塑上点胭脂红,既是食物,更是艺术品。

二月二“龙抬头”,蒸“麦秸集”“抓钱手”与“菜布袋”。前者形似麦捆祈丰收,后者寓意财富,再后者肚大馅足,白菜、粉条、豆腐丁,咬一口满嘴春鲜。此日也是“剃龙头”吉日,整个正月不理发的人们在此日理发,寓意除旧迎新,祈求好运。

山城的年,也藏在集市里。东街手工粉条晶莹,西市浆水豆腐鲜嫩,南街腊肉飘香,北巷牛羊肉杂诱人。市场上,核桃、香菇、木耳、板栗等土特产琳琅满目。挎篮的妇人比划花色,孩童举糖画穿梭。外出打工的回来了,城里定居的返乡了,街上摩肩接踵,人声鼎沸。无数乡村逐年静默,大城市也人去街空,唯有这山城,每一天都上演着滚烫的“大集”。

年味也在生长。鞭炮改为集中燃放,夜空依旧绚烂;红包变成手机一点;团圆饭挪到饭店,情意未减。而卢氏小城,也有了新模样:潮玩城里年轻人笑语盈盈,莘川坊灯火流转;修旧如旧的城隍庙、城心公园里,鼓狮喧天,好戏连台;连翘文化公园内,AI机器人表演引人注目;城区河段,一群群中华秋沙鸭翩翩游弋,绘就一幅秀美生态画卷。

变的是形式,不变的是内核——对团圆的渴望,对传统的敬畏,对新岁的祈愿。

若你来卢氏,请走进热气腾腾的饺子馆,尝一口酸辣汤里的乡愁;请踏入摩肩接踵的年集,感受穿越千年的喧腾;请逛逛新城隍庙公园,站在洛河步道欣赏五光十色的夜景。这里的年,不是怀旧的标本,而是依然呼吸、生长着的文明之树。

(作者单位:国家统计局卢氏调查队)